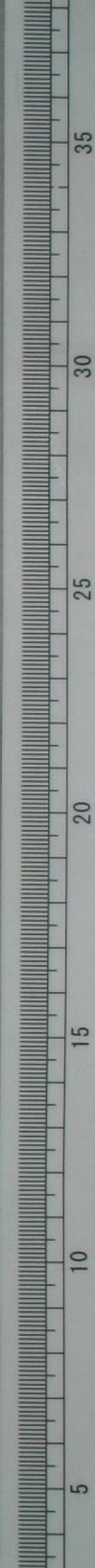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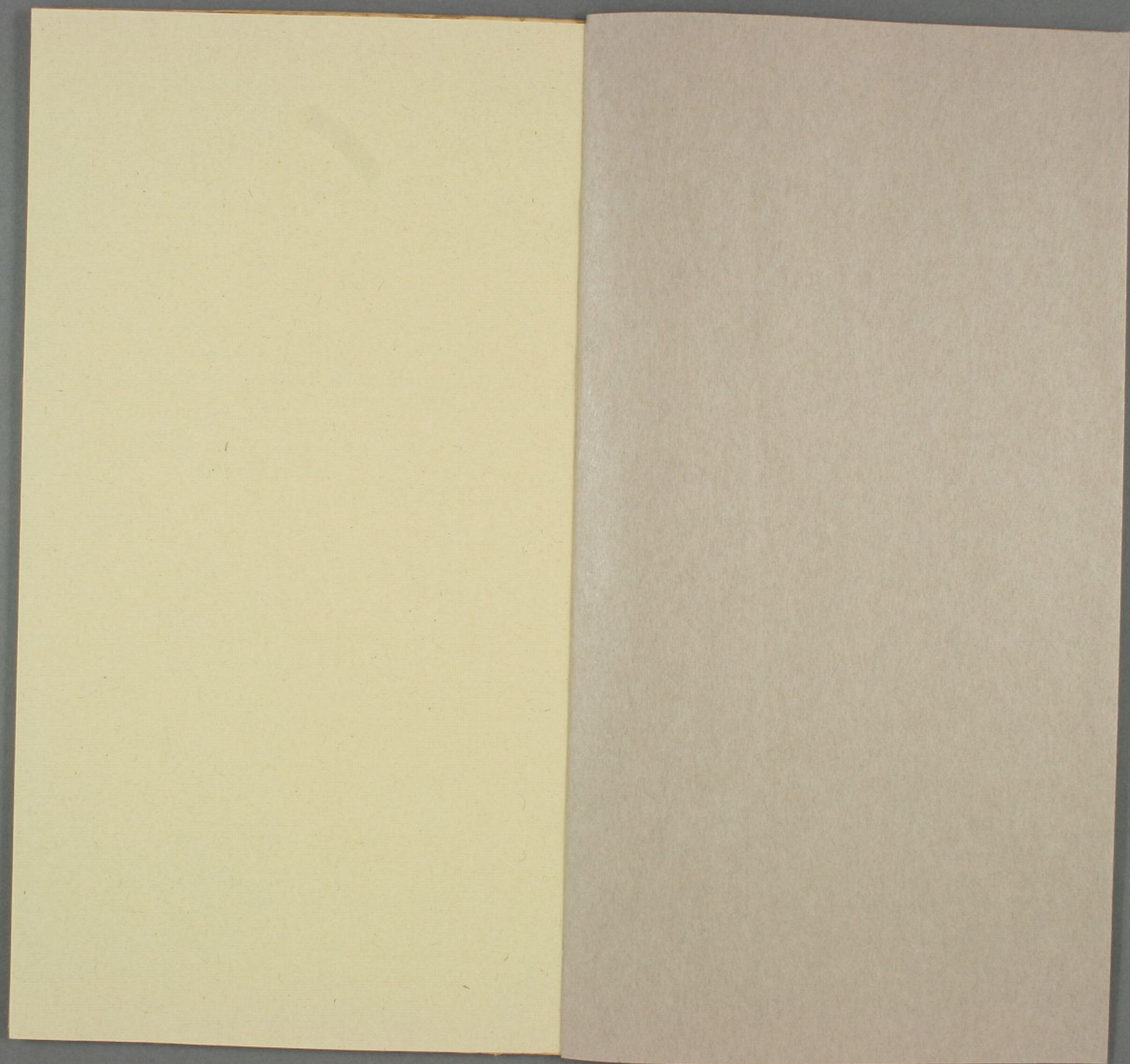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38







中朝故事

美四

洋類

南陵
徐氏
齋
叢書
夷四

F0038

中朝故事

南唐 尉遲偓撰

大中皇帝多微行坊曲閒跨驢重戴縱目四顧
往往及暮方歸大內近臣多諫陛下不合頻出
上曰吾要采訪民間風俗事只如明皇帝未平
內難已前在藩邸閒出游城南韋杜之曲閒行
村落之舍遇王琚閒話果贊成大事吾是以要
訪人物焉一日到天街中道旁見一人狀若軍
將坐槐樹下石上見上來遽起鞠躬而立上詰
之云姓趙淮南人也問之云聞杜悰相公出鎮

風陵書屋藏本

澤田瑞穂

淮南欲往謁耳上曰舊識邪對云非舊識始往
投誠上曰公聞杜公何如人也對曰杜是累朝
元老聖上英明復委用之非偶然也上悅之詰
曰懷中何有乃一牘述行止也上留之戒曰但
留邸中伺候杜公必來奉召翌日上以狀授邠
公乃批云授淮南別敕押衙終身獲厚祿焉其
人感遇人皆稱之

宣宗即憲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
之後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
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聞武宗召上

遙覩瞬目於中官仇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
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云落馬已
不救矣尋請爲僧游行江表聞會昌末中人請
還京遂即位

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
日即位年十二左軍護軍田令孜輔翊于朝僖
宗呼爲阿父朝綱由己人無敢言每入對駁皆
自備兩牙盤果食便對御前從容良久而退以
爲常式數年後扈從幸蜀轉恣眦睚殺害孔多
及翠華還京不敢侍從時令孜見陳敬瑄爲西

川節度乃求爲監軍而殂

昭宗皇帝即僖皇弟也咸通八年丁亥歲降生
文德元年三月即位春秋二十二體貌端明人
望偉如也雖運鍾艱險智量過人每與侍臣言
論商較時政曾無厭倦乾甯三年鳳翔李茂貞
與朝臣有隙將欲構亂干犯神京上乃順動欲
幸太原行止渭北華州韓建迎歸郡中上鬱鬱
不樂時登城西齊雲眺望明年秋製菩薩蠻詞
二首曰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
水一條流千山與萬山遠煙籠碧樹陌上行人

去何處是英雄迎奴歸故宮又一日飄飄且在
三峰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煙
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常如醉早晚是歸期穹
蒼知不知上戊午年還京庚申歲以中官多兇
惡欲去其用事者十一月五日爲左軍軍容劉
季述右軍王仲仙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擁禁
兵喚諸道進奏官僞上表請上頤養遜位扶上
出東內冊德皇監國上明年正月一日反正誅
四輩改天復元年十一月朱全忠領兵入河中
四月冬節上又爲鳳翔兵士擁幸攻城朱全忠

中興故事
三
將兵迎駕圍逼首涉三載癸亥歲正月二十三
日駕出朱全忠寨中乃還輦轂甲子歲全忠迎
上幸洛四月改天祐元年八月十一日乃行篡
逆寰海莫不冤痛也

京兆尹有生殺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輕薄之
目爲所由之司京國士子進士成名後便列清
途屈指以期大用故事若登廊廟須曾揚歷於
字人遂假途於長安萬年之邑或駕在東洛亦
爲河南洛陽之宰數月之後必遷居閣下京尹
不可侔也兩縣令初欲莅事須謁謝京尹皆異

常待之庭前鋪置茵褥府史引一人投刺於尹
前云某邑令某姓名讚兩拜而已大尹降西廊
迎之從容便就飯會府中遂爲體例

咸通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劉瞻以清儉自守忠
正佐時懿皇以同昌公主薨謝怒其醫官韓宗
紹等繫于霜臺并親屬二三百人散繫大理內
外憂懼瞻上疏切諫時路巖韋保衡恃寵忌之
出瞻爲荆南節度使中外咸不平之翰林承旨
鄭畋爲制詞略曰早以文學壘中殊科風稜甚
高恭慎無玷而又僻於廉潔不尚浮華安數敵

之居乃非己有卻四方之賄唯畏人知云云韋路大怒貶畋爲梧州刺史取十道圖檢見驩州去京萬里乃謫瞻爲驩州司戶參軍舍人李庾行誥詞駁責深焉將欲加害時遇懿皇厭代僖皇初立用元臣蕭倣佐佑大政倣舉瞻自代又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理之韋路意乃止焉俄而路巖出爲益帥保衡又離相位召瞻爲康州刺史再授虢州瞻旋至湘江韋保衡南竄相遇於江中瞻家人齊登舟外詬罵之保衡約束家人無辭以對至賀州驛內伏法乃是數年前

殺楊收閣子中榻上也瞻至湖南李庾方典是郡出迎於江次竹牌亭置酒瞻唱竹枝詞送李庾躡履過溝竹枝恨渠深女兒庾懾怒乃上酒於瞻瞻命庾酬唱庾云不曉詞閒音律瞻投杯曰君應只解爲制詞也是夕庾飲鴆而卒瞻至京俄入中書時宰相劉鄴先與韋路相熟深有憂色方判鹽鐵乃於院中置會召瞻飲中寘毒而薨鄴尋授淮南節度使僖皇於麟德殿置宴伶人有詞曰劉公出典揚州庶事必應大治民瘼康泰矣諸伶人皆倡和曰此真最藥王菩薩

也人皆哂之路巖即貶儋州百姓至江陵籍沒家產不知紀極有蚊幘一領輕密如碧煙人疑其鮫綃也及新州伏法

咸通中輔相崔彥昭兵部侍郎王凝乃外表兄弟也凝大中元年進士及第來年彥昭猶下第因訪凝凝衩衣見之崔甚恚凝又戲之曰君卻好應明年經舉也彥昭忿怒而出三年乃登第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鹽鐵即秉鈞軸一旦凝拜是官決意入相彥昭陷之後數月之閒鹽鐵中有隳壞凝朝職朝廷以彥昭爲之半載而

入相彥昭母乃命多製鞋履謂侍婢曰王氏妹必與王侍郎同竄逐吾要伴小妹同行也彥昭聞之泣拜其母謝曰必無此事王凝竟免其責也

古者五行官守皆不失其職聲香色味俱能別之贊皇公李德裕博達之士也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冷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上石城下方憶及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

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有
親知授舒州牧李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
可惠三數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
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贊皇閱之而受
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
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服其
廣識也

舊說海中有派水貫于新羅國邑清而甘或彼
國怠於進奉中華則彼水濁而無味又嶺南荔
枝明皇幸蜀後江南之人使罕及此果下彼中

不稔乾符中僖皇在蜀洞庭柑橘東都嘉慶李
睦仁柿亦味醋而澀

北省官往日遺補每上疏諫諍多謝罪立誓詞
右補闕與左拾遺結狀故中朝士人重右補闕
左拾遺也

前朝宰相罕有不左降者唯徐商特致公直數
十年不曾有累其子齊國公彥若亦以忠於上
和於衆竟無貶謫之禍

盧耽自進士登科後出將入相四十九年不曾
稱前銜皆從此任受於彼宰相堂飯常人多不

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廳欲食次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擎罇餽乃數口碗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痺一夕而卒

太常卿初上寺內以雅樂全作而呈之少卿初上以半呈之

搢紳子弟皆怯於尚公主蓋以帝戚強盛公主自置羣僚以至莊宅庫輦盡多主吏宅中各有院落聚會不同公主多親戚聚宴或出盤游駙馬不得預之相見即賢公簡婢僕不敢顧盼公主即恣行所爲往往數朝不一相見唯于琮相

國所尚廣德公主即賢和不同乃懿皇親妹于琮遭韋路所逐同到昭州于公累起被中宮賜藥酒公主詬罵奪而擲之常持于公手執公腰帶而坐凡所經歷州郡官吏不敢參迎道途肩舁相對而行果尋被詔卻還輦轂授太子少傅次除右僕射所謂公主之力也

宮苑之間八節游從固多名目每歲櫻桃熟時兩軍各擇日排宴祇候行幸謂之行從盛陳歌樂以止盡日倡優百戲水陸無不具陳在處堆積櫻桃以充看翫也

同州有長春宮其閒園林繁茂花木無所不有
芳菲長如三春節矣中者收事堂後有五房堂
後官共十五人每歲都釀醪錢十五萬貫秋閒
於坊曲稅四區大宅鱗次相列取便修裝徧栽
花藥至牡丹開日請四相到其中并家人親戚
日迎達官至暮娛樂教坊聲妓無不來者恩賜
酒食亦無虛日中官驅高車大馬而至以取金
帛優賞花落而罷

京輦自黃巢退後脩葺殘毀之處鎮州王家有
一兒俗名王酒胡居于上都巨有錢物納錢三

十萬貫助脩朱雀門上又詔重脩安國寺畢親
降車輦以設大齋乃十二撞新鐘捨錢一萬貫
令諸大臣各取意擊之上曰有人能捨錢一千
貫文者卻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徑上
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入寺
韓建喪母尋訪松楸之地有術士云只有一穴
可置大段錢物亦乃不久而散若華州境內即
莫加於此也建乃廣收商稅二載之後有見錢
九百萬貫後三年盡爲朱全忠所有

兩軍所置街巡一止軍中兇暴若乃百姓爲盜

即屬京兆府并兩縣捕賊司軍人百姓不相參
雜天下亦如此

天街兩畔槐樹俗號爲槐衙曲池江畔多柳亦
號爲柳衙意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

每歲上巳日許宮女於興慶宮內大同殿前與
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
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
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入歲歲如此

華清宮湯泉內天寶中刻石爲坐及作芙蓉僕
聞說到今猶在屋木亦有全者驪山多飛禽名

阿濫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名焉
左右皆傳唱之播於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詞
人張祜詩曰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
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

古有秦龍氏長安有秦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
有無悉知之懿皇朝龍戶上言龍池中走失兩
條往關東尋訪數十日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
而歸闕經華州時李訥爲華州刺史訥父名建
杓與白居易相善訥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
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于一小瓶中倒于

盆內乃二細鯁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爲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于中子鑿一穴闊一尺已來注水其間收鯁投水內魚到水中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遂巡穴已闊數尺其人諮訥云恐穴更廣即難制也遂搦入瓶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攜歸輦下

徐彥若弟彥樞大中末遇京國中元夜觀鐙于坊曲閒夜深有一人前揖徐公因同行謂徐公曰君貴人也他年賢兄必爲輔弼之官若近十年即須請退去京五千里外方免難也不爾當

有禍患行及一小巷口其人曰某在此巷內居別日請相訪遂分路而去經旬日彥樞行及其巷乃訪之並無人居行十步餘有一小神祠外路已窮矣於是謁其神見土偶宛是夜中所觀者含笑相視彥樞記之光化末彥樞官至左諫議大夫兄方居宰輔遂話於兄時四方皆爲豪傑所據唯有廣南是嗣薛王知柔爲節度使彥若遂請出廣州昭皇授以節鉞而去果免患難宣皇朝有術士董元素自江南來人言能使鬼神上聞之召見狀貌甚異帝謂左右曰斯人

不可測也留於翰林中宿泊夜召與語曰聞公頗有神術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致之否元素對曰此小事請安一合於御榻前數刻閒有微風入幕元素乃啟其合柑子滿其中奏曰此江陵枝江縣柑子也遠處取恐遲上嘗之甚驚歎謂之曰卿要物應不難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陰譴明日上命一內家小兒以銀笛吹之夜上高樹宣元素從容聞其聲上曰近有此怪卿爲朕逐之可否元素笑曰此小兒耳乃書一符飛之頃刻乃不聞其聲

日喚小兒詢之云方吹次似有人於口中撥去黑中無計求也上又以十餘斤令懷上樹踵前吹之宣元素聽元素吐氣少許其聲遂絕上再三怪之明日喚問乃是被風吹落宮牆外無由到樹上又令人於後苑作一地穴如屋點燭於其閒入數人鳴鼓白元素曰又有此妖卿可逐之復飛符良久乃不聞其聲翌日上責穴中人曰方擊鼓次奉中使宣旨不用擊也其夕又穴鳴之戒曰任聞宣傳不可止也復不聞聲上明日問其由奏曰昨日陛下親到穴止約臣遂不

中朝故事
十一
敢違命上曰今夕更爲縱是我來亦不可止也
復不聞聲隔日奏曰有一赤龍入穴人皆驚走
所以然也宣皇駭之異常勤重前後異術不可
盡記賜賚孔多半年後堅辭歸江南乃放去不
知所終

李思齊者常著綠戴席帽於京輦狀貌若二十
許人每閱市場登酒肆逢人即與相善令狐楚
聞之召止宅語言非常人楚子絢侍立覩之亦
覺其異云在昊天觀安下明日楚令人覓之無
蹤咸通中絢爲淮南節度使已逾三十年矣門

吏於市肆見思齊貌若當時驚而白絢絢亦驚
使邀之拜爲丈人謂絢曰何衰老如是絢復再
拜留宿府中不住云在紫極宮安下去而不復
來有人復一見在酒樓上絢又令訪之竟不來
莫知所去

段文昌貞元中在西川爲南康王韋皋賓從皋
薨後遭劉闢遂爲外邑佐官高崇文收復劔南
召居舊職文昌再三謝之崇文曰君非久在卑
位也指己座下椅子謂之曰此椅子猶不足與
君坐遽請歸闕行至興元一山寺中有老僧指

庭前梅樹曰君去日既逢梅臉綻來時應見杏花開及抵京華屢遷爵秩數年後拜益州節度使經興元至往日僧院觀庭中杏花方盛訪其僧已卒文昌追思之感愴爲之設齋而去文昌孫安節爲人厚重言未嘗虛發每云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見一老婦人無一半頭坐牀心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在側言廣明庚子歲巢寇入京爲賊所傷自鼻一半已上並隨刃去有人以藥封裹之時不死兩日亦如往者後微動手足眷屬以米飲灌口中久而無恙今

已二十餘年矣人閒有此異事安節又云長安多凶宅無人敢居街東有宅堂中有一青面如靛色雙目若火其面滿五閒堂居中人呼爲大青面街西有宅龜頭廳中亦有青面可以一閒屋中人呼爲小青面安節少年因冷節與儕類數人築氣毬落于此宅中斟酌不遠於壁隙見在細草內安節與衆穿壁入去取毬數步閒試窺廳中果見其面滿屋下泛眼視諸人乃一時奔出莫敢取其毬也

咸通中有幻術者不知其姓名於坊曲爲戲挈

一 小兒年十歲已來有刀截下頭臥于地上以頭安置之遂乞錢云活此兒子衆競與之乃叱一聲其兒便走起明日又如此聚人千萬錢多後叱兒不起其人乃謝諸人看云某乍到京國未獲參拜所有高手在此致此小術不行且望縱之某當拜爲師父言訖叱其小兒不起俄有巡吏執之言汝殺人須赴公府其人曰千萬人中某一難逃竄然某更有異術請且觀之就法亦不晚乃於一函內取一瓜子以刀劃開臂上乃曰某不欲殺人願高手放斯小兒起實爲幸

矣復叱之不興其人嗟歎曰小兒殺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喝一聲小兒乃起如故衆中有一僧頭歛然墮地乃收拾戲具并小兒入布囊中結于背上一面吐氣一道如匹練上衝空中忽引手攀緣而上丈餘而沒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異處焉

西明寺中有僧名德真過海欲往新羅舟至海中山島畔避風與同舟一道流行其島嶼間見泉水一泓中有赤鯉一頭道士取之不得乃念呪禹步獲之僧云海中異物不可拘也道士曰

海神吾無懼僧苦求免之投於波內乃往海東
明年僧還京復拘西明寺乃能卜射言事無不
中者由是謁請如是一二年間獲緡不知其數
一旦有客詣之見小柏木神堂內幡花填其中
客以手捫其中得一小兒長數寸朱衣朱冠眉
目如畫狀似欲語忽脫手飛去空中而不見其
僧歎惋久之乃詬罵逐其客客懼走避之經月
聞其僧言其事皆無憑也

王鮪者凝之兄也多異術有相知多智爲使往
宣州推事謂鮪曰何錢行相贈鮪出一小囊其

閒如彈丸不知何物也謂之曰可長結在身邊
無忘也既到宣州推事月餘日晝寢於驛廳內
睡中轉身爲彈子所隱脇下痛極因躍下牀就
外觀之屋梁忽折落于榻上枕席有聲震駭驛
內使人免茲難也康駟著劇談錄亦載鮪有異
術中書令韋昭度方秉機衡中外趨附者千萬
忽有老僧來謁昭度方在道院獨坐觀其僧頗
異之僧曰令公禍將及矣能隨貧道去否特來
相迎耳昭度恍然失色亦甚懼焉白僧曰某當
權已久深慮禍生甚欲遠行然略須辭別家眷

其僧不許昭度須請入焉及至堂中長幼聚哭云無信妄說拽其衣裾移時昭度脫身趨道院已失其僧矣詢諸閹吏無有見者兩月閒遂遇難與表弟李礪同破家也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旅游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臥之夕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污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所歸願聖者憫念及五更分娠後乃殞絕

觀內道衆爲殯於牆外野田中矣亞以錢酒往酌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何爲觸污道院爲神靈所殺從此向南十里有僧院其間祇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帚也及寤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桑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管顧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之閒事乎亞復懇之僧怒以拄杖驅擊亞甘其辱連日不去夕亦不寢僧乃許之

曰汝既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但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言本身已憊壞此即魂也善相保守屬之而去其事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三二年閒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

咸通初有布衣爨忘記其名到京輦云黔巫閒來王公之第以羊挺炭三十斤自出小鋸并小刀斧翦截其炭壘成二樓數刻乃成散藥末於

上下用火燒之藥引火勢斯須即通徹二樓光明赫然有人物男女若來往其上移時後炭漸飛揚成灰方無所覩懿皇聞之召入宮禁久而不知所之

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魚一頭長數尺琮命家人烹之魚腹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令廳吏索衡山縣近文書看其印篆分明乃遣召衡山令使攜印來及到閱之果然新鑄也琮屏人詰之宰邑者伏罪首曰舊印爲惡人竊去某與主吏並憂刑戮所以潛命工匠爲之今

則唯俟死命也琮閱之爲祕其事碎新印令齎
舊印歸縣罕有知之者

邠公杜琮人臣福壽少有其倫日常五食以爲
常或一日之費皆至萬錢夜間亦是一食暮年
有醫工諂曰相公不宜夜食恐臟腑擁滯以致
疾琮笑曰吾六十年來如此矣有何患哉京西
有客見人牧羊徧滿山隴不知幾千萬口客詰
之自何而來答曰來自鄜夏供相公食耳指顧
之際轉瞬恍然並無所覩乃知神靈所授也

中朝故事終

南陵徐子昌景宋鈿精語

